

曹文轩成长小说女性形象刍议

林琳

(三明学院中文系, 福建三明 365004)

摘要: 曹文轩的成长小说展现了男性少年的成长历程, 小说塑造了众多富有个性的男性少年形象。而女性也成为这一类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形象, 这些女性具有美丽、善良等特有的品质, 这些品质使作品中的女性呈现出类型化、概念化的特征, 小说中的女性仅仅作为一种性别符码也体现了作者的传统男权观念。

关键词: 曹文轩; 成长小说; 女性形象; 男权观念

中图分类号: I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09X(2008)03-0031-06

曹文轩的《草房子》、《红瓦》、《根鸟》三部小说被称为“成长小说三部曲”^[1], 这几部小说塑造了成长中的男性少年形象, 内容多是通过少年的身心成长来体现少年对自我意识的寻找以及对“自我同一性的确认”^[2]。如《草房子》、《红瓦》主要叙述主人公桑桑与林冰经历友情、爱情、亲情的成长故事, 《根鸟》表现主人公根鸟寻梦并经受磨难的过程。虽然小说的主人公都为男性少年, 但作者在他的小说中也塑造了一系列与主人公有关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或是少年的同龄人, 或是长者, 这些形象一方面寄寓了作者寻找“古典美”的理想, 表现出作家对女性的关爱与尊重。另一方面, 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男性作家, 曹文轩也自觉不自觉地站在男权的立场上, 维护男性的自尊, 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渗透着男性对女性的心理反应和主观愿望, 女性仍然是男性确立自我意识的参照物, 对男性情感起到慰藉和补偿作用。

一、女性: 不同却又类似的形象存在

曹文轩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女性形象, 如《红瓦》中的陶卉、艾雯、夏莲香、施乔纨等, 《草房子》中的纸月、温幼菊、秦大奶奶, 《根鸟》中的紫烟、秋蔓、金枝, 这众多的女性形象按照与主人公个体成长的关系大致可分为四类。

(一) 引导者

这类女性在少年的成长过程中以一种师长的形象出现, 引导少年的心理成长, 帮助他们建构正确的价值观, 同时还给予他们母性的关怀。《红瓦》中的艾雯, 《草房子》中的温幼菊都属于这一类型的女性。她们的身上充满让男性满足的爱的温馨而且没有欲念, 她们温柔、善良、贤淑, 为了亲人富有牺牲精神。《红瓦》中的艾雯是主人公林冰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瘦弱、温柔、洁净, 才华横溢但不漂亮。她通过批评“我”的作文一事让“我”摒弃了成长中不可避免的浮躁之气, 保留了“我”生命中的真诚与朴实, 这对“我”人生态度的形成与建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收稿日期: 2007-07-03

作者简介: 林琳(1975-), 女, 福建仙游人, 讲师, 硕士, 研究方向: 现当代文学, 儿童文学

此后,为了扩大“我”的知识面,她冒着被红卫兵查抄的危险,将两大箱子的书借给我看。是艾雯发掘了“我”的潜能,她用自己的笔为一个少年的未来人生书写了一个开端。艾雯是“我”年少时的一个梦想。是她让“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蜕变成了一个具有独立人格意识、完善的品格、深厚的文化修养的青年。艾雯所有的独特的习惯、声音、行为、爱好影响了“我”的一生,甚至可以说重新塑造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全新的“我”。

《草房子》中的温幼菊是主人公桑桑最喜欢的女老师。她弱不禁风,伤感但却坚强。她会唱歌,会拉胡琴。但最让桑桑着迷的是温幼菊的药罐。于是小说中温幼菊和她的“药寮”在桑桑患了不治之症后走进了我们的视线。温幼菊给予桑桑的不仅是活着的勇气 and 机会,更重要的是,她陪伴着桑桑度过了这一生中最艰难、茫然且惶惑的岁月。在这一段时间里,是温幼菊让桑桑“依然美好地去看他的一切,去想他的明天”^①。是她让桑桑变得更加善良,更加坚强,“苦难应成为一个‘普遍的范畴’,苦难记忆既是一种主体精神素质,也是一种历史意识,一种与人的存在和人的命运息息相关的血肉相连的主体性痛苦”^[3]。正是这一段苦难经历加之温幼菊的相伴,让桑桑变得更加善良、坚强,这些好品质足以让桑桑受用一生。

(二) 陪伴者

三部作品塑造了几个陪伴男孩走过青春成长期的女孩形象,这些女孩似乎是缩小了的女老师。《红瓦》中的陶卉伴随林冰走过他的青春萌动季节,陶卉“她自然比一般的女孩爱干净”、“声音很轻很细又很纯净”、“呼吸是温柔而细长的,几乎是无声的”;《草房子》里的纸月是桑桑童年时期的成长伴侣,她有着苍白的小脸,血色似有似无的嘴唇,眼里时常会浮起一汪泪水;而《根鸟》中的紫烟身材修长纤弱、体态柔韧、乌发飘飘,虽然不是根鸟在旅途中的伴侣,却是他能够走下去的精神动力,具有成长中的精神伴侣的意味。

在陶卉和林冰、桑桑与纸月、根鸟与少女这三组人物中存在一种保护与被保护的关系。林冰为了陶卉可以和同学打得头破血流,桑桑对纸月的在意与关注让桑桑挺身而出与欺负她的三个恶少打架。保护纸月的责任让他忘记了疼痛。《根鸟》里,根鸟寻找紫烟的行为更是一种男性潜意识中对女性的保护意识的体现。这些女性在作为被保护的对象的同无形催发了主人公保护意识的生成。“他们作为个体男性的性别身份得到格外的强调,这样的强调只能通过女性的膜拜与献身来完成”^[4]。

(三) 诱惑者

在少年的成长道路上,《根鸟》中的金枝与秋蔓是典型的各种欲望、诱惑的化身。秋蔓是根鸟在寻梦过程中途经米溪时遇见的女孩,这个女孩“身材修长”、“娇气力薄”。米溪的富庶与安宁,秋蔓的温柔与善良让根鸟一度想停下脚步,留在米溪与秋蔓相守一生。而在途经莺店时,根鸟又迷恋上步态轻盈、唱腔纤弱、性情温柔的金枝,同时他还沉迷于赌博。秋蔓和金枝作为一种欲望与诱惑的化身在主人公成长的过程中制造了种种障碍。“由于男性总是将妇女看成‘他者’,男性塑造出来的女性具有双重欺骗的,外表的原因,她是男人梦想的一切,也是他不能获得的一切……从善到恶,她是所有道德价值的化身,也是反对这些价值的化身,她是行动的主体,也是行动任何一种障碍。是男人对世界的把握,也是他的挫折……他把他的向往与恐惧,他的爱和恨全都投射到她身上。”^[5]秋蔓与金枝再次以蛇的身份出现,带来欲望与诱惑,代表着男性成长路上的牵绊与陷阱。

① 引自曹文轩. 曹文轩文集[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以下小说引文均引自该文集, 不再一一注出.

（四）成年的“他者”形象

这类形象大量出现在小说文本中，如《红瓦》中的施乔纨、马水清的母亲、丁黄氏、傅绍全母亲等，这些形象是主人公看到的或听到的故事中的形象，这些女人或娇小腼腆或温柔或有风韵，她们无条件地满足了身边男人的欲望，最终以生命换取对“爱”的守候。她们的身上表现出对男性的崇拜，在男性的面前，她们不是主动地追求爱情，而是被动地等待男人的“爱”，被动地接受让她们子辈们责备的“爱”，而她们的死亡不是因为“爱”的消失，而是为了捍卫自身的“尊严”。文本中的这些女性始终是作为附属物存在的，她们既是妓女，又是贤妻良母，可以说这些女性的存在使文本更具有作家追求的“古典美”的意味。作家始终站在男性文化的视角描绘这些女性，我们无法看到这些女性的内心世界，她们作为被书写者出现，仍是男性文化下的一个女性符号。作家甚至以一种赞美的笔调描绘她们的死亡，如马水清的母亲“睡着了一般，浮在河那边的荷花丛里，再也不能醒来”。作者给了她一个永恒的对被爱的守望形象，但这种形象完全是男性对女性主体性的否定，表现出强大的男权中心意识。

从《红瓦》到《根鸟》，我们不难发现，洁净、温柔、瘦弱、善良是曹文轩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共有的品质。这些充满芬芳的如水一般的生命，是作者的倾情之爱，他毫不吝啬地用最美的笔墨对这些女性进行描绘和赞美。艾雯“轻飘如纸”、“有洁癖”、才华横溢，温幼菊“弱不禁风”、温柔、伤感，秋蔓“身材修长有一个好看的脖子和一双长长的胳膊，她的额头很光洁微微凸出。她的眼睛，鼻子与嘴都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迷人。最迷人的还是她那稍纵即逝的神态和轻柔的举止。她的裙子是白颜色的纱绸作成的”。但这些对女性的柔顺似水的描述完全是从男性的眼光出发，符合男性的审美期待并满足男性的审美要求。而作家在文本中几乎没有真正进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她们是一群“通过了男性主观情感的过滤和理想愿望的筛选，服从他们要表达的意志和理想的编码和组合”^[6]。

二、圣女与夏娃：文本女性形象的本质

虽然曹文轩小说中的女性从与小说中男性少年的关系看可以分成四个类别，但从这些女性形象的本质看只有两类，一类是笼罩在圣洁光辉中的天使。“这些天使们的共同特点是形体的美丽，心灵的善良和道德的纯洁，总要牺牲自己以保全别人（实际上是男性）的利益”^{[7]25}。小说所塑造的女性绝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她们有同样温柔、美丽、柔弱、洁净的外表，同样善良的心灵，作者对她们寄予了最深刻的爱。如对艾雯的叙述：洁净、柔弱、优雅、孤独、善良。在新婚又新寡之后，她依然坚强。即便是孤寂与挫折也不会让她放弃圣洁的灵魂。作者在赞美了女性固守生命中那一方纯净的同时，也赞美了人类坚守心灵深处最美好的善，最高贵的真。这些女性形象以她们的纯洁在作者笔下生辉的同时还展现了她们共同的特点——中国传统的妻性。如寂寞的艾雯在婚后“围裙将她一下子固定在了一个温馨、恬静的媳妇形象上”。她似乎很乐意，她总是“愉快地去忙那些家务”，“给他洗衣服，给他弄吃的”。这种转变使主人公发出了“男人真神奇，他居然能使一个女人变得健康、快活”^{[8]418}的感叹。再如丁黄氏与丁杨氏对丁韶广永不厌烦地伺候左右。她们因丁韶广而焕发出女性花一般的美，又因丁韶广的死亡而黯然失色。而“小妹妹”、“小媳妇”更是陶卉日常生活中最喜欢扮演的角色，此外还有丁玫、梅子等。这些女性形象也即伍尔夫描绘的“屋里的安琪儿”形象，“她具有强烈的同情心，具有非常的魅力，绝对地、无私地擅长于家庭生活中的那种困难的艺术。每一天她都在作出牺牲。如果餐桌上有一只鸡，她拿的是脚，

如果屋里有穿堂风,她就坐在那挡着。总之,她就是这样的人,没有她自己的愿望,从没想到过自己。更重要的是——我无须多说——她极其纯洁,她的纯洁被当作是她主要的美——她的羞涩,她的无比的优雅”^{[9]91}。这类女性形象的塑造反映了男性文本中对女性期待的模式化的形象——贤妻良母型。这反映了父权制文化几千年来对女性道德与品质的要求:纯洁、无私。这使得男性在与其相处时不仅安全无虞,而且可以从中获得想象性的抚慰。而作者在给小说中的女性命名的同时也让她们丧失了自我。她们成为主人公确立自己男性自尊、确立自己拯救者地位的对象物。她们是男性精神的抚慰者,是男性生命历程不可或缺的驿站。但也仅仅是驿站而已,当男性完成生命成长后,这些女性便完成使命,以各种方式消失在男性的生命之外,女性在男性的生命中并非永恒的主体,只是“匆匆的过客”。作家在塑造艾雯、陶卉等女性形象时,在性别问题上维护了中国传统的父权制度。在把符合男性理想的女性纳入少年男性成长的轨道中,赋予了她们纯洁善良的本质的同时,把她们定位为附属于子辈男性以及少年精神成长的第二性。“这些天使型的理想女性,其纯洁美丽的身影,奴性化的爱的哲学,慰藉着受难中、奋斗中的男性主人公,却遮蔽了女性自己的生命体验,失落了女性作为人,作为女性的主体性。”^[10]她们在文本中所有的生命体验,便是以男主人公为中心,将自己所有的纯洁、善良与爱赋予成长中的男性。她们所从事的所有活动都与自己无关,但对少年的成长来说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不过是子辈男性在精神进化、成长过程中的文化符码,是现代社会依然蒙昧,遵循三从四德的封建妇德典范。她们圣洁的幻影并不是女性生存和愿望的真实表现,只不过是男性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进行自我矫正和人格完善时忠心不二的领路人。她们以没有生命实感的圣洁美好为主要性格特征,正如曹文轩所说的,“女性是可爱的,尚未成熟的带着婴儿气息的女性更是可爱的。因为他们通体流露着人心所向往所喜欢的温柔、天真与纯情。她们之不成熟,她们之婴儿气息,还抑制着我们的邪恶欲念。世界仿佛因有了她们,也变得宁静了许多,圣洁了许多”^[11]。从这段话解读曹文轩,我们看到他事实上给女性定下了男性的规范,他笔下圣洁的女性是他的艺术想象,并没表现女性真实的生命状态。

与天使相对的则是诱惑者。她们与天使们一样有着美丽的外表,但不同的是她们对男性有着致命的诱惑,并表现出了与天使本质上相对立的道德的邪恶,在小说中集中体现为对男性的占有和对爱欲的渴望。作家虽然没有投射太多的仇恨于这类女性身上,虽然对这类女性体现出他的“悲悯情怀”,她们不像传统的妖魔型女性那样疯狂、神秘、邪恶,甚至她们也是娇小的、温柔的,如《根鸟》中的金枝和秋蔓。作家把她们描绘成她们自己和男人的欲望的牺牲品。而在小说的叙述中我们不难发现,作家对待这类女性还是表现出他的轻视。如《红瓦》中的施乔纨,“施乔纨总要扮出贵人的样子”^{[8]335}。语词中表现出对这个和丈夫以外的男人保持性关系的女人的厌恶。虽然小说中施乔纨的丈夫缺乏男性的能力,但是施乔纨的出轨行为仍得不到男人们包括作家本人的同情。而另一些被男人欲望所主宰的“出轨”的女人们的生命也以死亡告终,这些女性由于共同的“失贞”而走向毁灭,小说中她们的死亡却给她们的子辈们卸下了精神枷锁,带给他们走向新生活的希望。我们从小说中不难看出作者的性别意识和男性的价值取向。“欲望本能作为一种生物机制为种族的延续提供着保障,只有人才把道德带进了两性关系,而且指定了双重标准。男子在对待性的问题上是没有多少拘束的,即使是犯了错误也可以得到宽恕。在多数情况下,以受了女性的诱惑为借口就可以逃避本应承担的责任。女性则不然,那些逾越了道德规范的,尤其是性道德规范的女性,不可避免地会遭受痛苦甚至走向死亡,无论她是受人强迫或是受人欺骗都概

莫能外。”^{[7]16}以施乔纨为代表的一类女人，当她们对传统妇德逾越后，当她们使男性的中心地位旁落之后，就不免受到男性作家的轻视；而《根鸟》中金枝和秋蔓之所以成为诱惑者，成为小说中男性成长的牵绊和阻碍也在于她们对男性强势地位的摇撼，对男性强烈自尊心的触动。

三、女性形象：审美理念的简单阐释

曹文轩三部成长小说写成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时期是中国女性作家从传统父权文化束缚中解放出笔下的女性人物，创造出崭新形象的时期。这些女性鄙弃传统女性的贞洁无私、温柔娴静、柔顺和乐于奉献牺牲等精神，她们大胆表露对性爱的向往和享受，是真正的子君所渴望的“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2]的完整的、成熟的女性形象。而在现实中，女性也渴望成为真正的独立的自我。然而曹文轩似乎丝毫没有受到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的影响，当代女性的自主也无法改变他的观点，他更不像苏童那样在文本中渗透着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和思考。虽然有论者认为曹文轩有着“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作品超越儿童生活题材，进入人的本质生活领域，闪耀着生命人格的灼人光焰”^[13]，但从曹文轩笔下的种种女性形象看，作家并不真正关心女性的真实的生命存在状态，也不愿意去探讨女性的自我意识。他只是简单地遵从传统文学的描写定律和人类千年的文化心理，把女性与“水”、与柔美等联系在一起。而从曹文轩的创作理念来看，他塑造这些女性只是为了更好地传达他的对“古典美”的追求和表达“忧伤也是一种美感”^[14]的美学理想。他笔下的这些女性既表现了作家接受的传统集体无意识中对女性的艺术想象，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了男性作家们不愿给予女性自主意识的深层内心无意识。她们的存在使得现代社会中所倡导的男女平等的性别意识，又复归到了封建的等级意识中，缺乏现代性应有的平等内涵。作品中的女性是满足、取悦男性的形象，与男性主体无法构成平等的审美关系。在作品中，能够帮助男性的女人是完美的，女人永远处在辅佐男性的地位；在作品中，女人是不能有欲望的，一旦存在欲望，就必须为自己的欲望付出代价。这些虚假的形象很容易引起女性的错误认识，把女性再次定位在“辅佐”的角色，定位在依附的地位，从而造成对女性身份的虚假命名。

曹文轩在《红瓦》代后记——《永远的古典》中写道：“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感情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8]588}曹文轩小说的女性形象似乎传达了他所想表现的“古典美”，她们是弱小的、温柔的、需要男人来解放的依附于男性的形象，她们是男性主体得以寻找和确认的对象物。从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上看，他对待女性的态度的确如他所言是停留在传统文化的规范中，并未迈入“现代”。这些女性虽然摆脱了旧社会中被奴役的命运，似乎较现代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有了新的内涵，她们似乎自由自在自足，但这只是一种表象，她们生存的实质并未改变，仍旧是男性主人公的附庸。要么是她们成长的辅助工具，要么是欲望化的对象。作家依然从男性自我的人格倾向、心理需求出发，压抑女性的生命需求，歪曲女性的生命逻辑，将她们塑造成没有思想、没有自我、没有声音，只知为男性无限付出的男性主体心目中最理想的形象，以男性中心立场制约着女性的生命价值。这种男性中心意识“或多或少，自觉或不自觉地残留着以一种性别为主，另一种性别为奴的传统性别等级观念。他们的性别观念主体意识往往呈现出徘徊于现代人的意识与传统主奴对峙观念之间的文化杂糅特点”^{[9]84}。

曹文轩笔下的女性形象看似美好，他似乎给予女性以优雅的美学关照，但他仍不能真正反映女性的真实心理状态，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只是男性的异己想象，是男权文化的需求。这些女性形

象失去了独特、典型的特征,沦为一种类型化的符号形象,这不能不说是曹文轩小说形象塑造上的遗憾。

参考文献

- [1] 黄金娟. 成长, 永恒的母题[J]. 小说评论, 2002, (5): 69-72.
- [2] 梅子涵. 中国儿童文学五人谈[M]. 上海: 新蕾出版社, 2001: 148.
- [3] 刘小枫.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6: 79.
- [4] 王宇. 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 索解 20 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M].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113.
- [5]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 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231.
- [6] 王光明, 荒林. 两性对话[M].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 59.
- [7] 沈红芳. 女性叙事的共性与个性: 王安忆、铁凝小说创作比较说[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5.
- [8] 曹文轩. 红瓦[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 [9]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 伍尔芙随笔集[M]. 孔小炯, 黄梅, 译.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6.
- [10] 李玲. 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2: 16.
- [11] 曹文轩. 一根燃尽了的绳子[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 290.
- [12] 鲁迅. 鲁迅小说[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231.
- [13] 王泉根. 《曹文轩文集》的学术品格与审美格调[J]. 中国儿童文学, 2003, (4): 4-8.
- [14] 付红妹. 曹文轩小说女性形象解读[J]. 文艺争鸣, 2007, (6): 156-158.

On Feminine Image in Cao Wenxuan's Adolescent Novel

LIN Lin

(Chinese Department, Sanming College, Sanming, China 365004)

Abstract: Cao Wenxuan has unfolded the growth experiences of male adolescents in his novels in portraying many individual images. In his works, females are indispensable characters depicted as beautiful and kind-hearted maids. As a sex symbol, females embody the author's masculine centric consciousness which has a literary characteristic of category and conception.

Key words: Cao Wenxuan; Adolescent novel; Feminine image; Masculine centric consciousness

(编辑: 刘慧青)